

经史子集入门

钱基博谈治国学

钱基博◇著
于丹◇编

国学是我国千载传承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

钱基博先生是研治国学的大宗师。

钱先生毕生孜孜矻矻研经治学。

在大学任教前，钱先生教授过小学、中学、专科学校，

培育了许多国学专家。

切身经验，足为各类有志研究国学者开设户牖、启示途辙。

经史文集入门

钱基博 谈治国学

钱基博 著

黄山书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史子集入门：钱基博谈治国学 / 钱基博著. — 合肥：黄山书社，
2009. 6

ISBN 978 -7 -5461 -0060 -9

I. 经… II. 钱… III. 国学—研究—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1775 号

书 名：经史子集入门：钱基博谈治国学

著 者：钱基博

编 者：于 丹

责任编辑：余 玲

特约编辑：王晓梵

装帧设计：翁 涌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4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潜庐自传	1
今日之国学论	9
《茹经堂外集》叙	25
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	30
国学文选甲集叙目	39
国学文选乙集叙目	45
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	49
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方法	54
《古书治要》之教材举例	60
《古籍举要》序	73
治学篇	77
《读清人集别录》序	90
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	91
我国古代教育与今日教育之区别	95
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	97
从读书方法以勘朱陆异同而折衷于孔子为大学读者进一解	104

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	109
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	116
中学校国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	130
与袁观澜先生商榷新制中小学国语科学程纲要书	133
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科教授进程之说明书	139
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	146
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	157
修正师范学院国文系必修选修科目表草案意见	176
拟国文系毕业论文题	181
国文研究法	183
略论读书	197
《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	200
《史记》之分析与综合	204
讲筵余话	209
五十年之文章做到老学到老	214
跋	219

潜庐自传

钱基博，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五年。以废历二月二日生，与孟子同生日。兄弟五人，而次居四，与弟基厚孪生。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十一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至十三岁而问业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五六岁时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①而于历代地名，必按图以索，积久生悟，因以精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下笔翩翩，议论证据今古，草《中国舆地大势论》，得四万言，刊布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又以己意阐发文章利钝，仿陆士衡《文赋》，撰《说文》一篇，刊布刘光汉主编之《国粹学报》。意气甚盛。而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

① 《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初刊本作：“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实误。参见钱基博《大哥述略》：“五岁教之识方字，十一岁而诵习九经。”《自我之检讨》：“我十一岁读完四书五经。”钱基厚《孙庵年谱》：“十一岁，读《左传》始毕，五经粗完。”

徒长器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沽声名也。顾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睹其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招之入幕，从容讽议，而不责以治事。大均早年受业遵义黎庶昌，于湘乡曾文正公为再传弟子，好诗古文词，独许基博文，以为得曾文正所谓阳刚之美。月薪白银百两，尤为优贍，而基博悉以奉父，衣冠敝旧，不改于初。或问何自苦乃尔，或亦誉为少年老成，而基博则应之曰：“余年少，又自知嗜欲过人，稍一纵恣，惧回头不得。今手中不留一文钱，欲束身自救以不入于悖淫耳！”同幕作客，咸有所欢，或逢宴会挟以娱嬉，合尊促坐，男女同席。而基博捧杯微饮，神志湛然。一日夜半睡酣，大均使召入见。以为有所咨也，亟披衣起。至则幕僚纷侍，大均指一粲者，语曰：“此花榜状头，驰誉旧矣，昼招则人言可畏，故不卜昼而卜夜，君不可不一盼睐！”基博默然，徐曰：“公以风宪官而长夜召妓，岂所以仪刑百僚？”遂趋以出。同座哗笑，以为迂儒。大均止曰：“毋然！此君子！”明日诣谒，长揖谢曰：“君少年如此，乃令我辈愧死！然微君不能诤我，亦微我不能容君。”自是不复召妓。休休有容，于大均见之焉。时为民国纪元之前三年也。

迨辛亥革命军兴，同县顾忠琛方以苏浙联军总参谋，攻克南京，延治军书。历任援淮军司令部陆军第十六师副官参谋，授职陆军中校，调江苏都督府。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吴禄贞传》，席地为草，文出，一时传诵，咸以为传神阿堵，如见生平也。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者罔不恣意声伎以歌舞升平。迨日之夕，军部寂无人焉，基博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卫兵值守门外，未尝不窥而怪焉，或指语以为笑乐。既而民国二

年，第二次革命失败，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知其素长者无与，又有诤议，皆以秘书为招。基博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会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教员缺，校长顾祖瑛欲以延之，而月薪二十元，每周任课二十四小时。祖瑛以基博文章有高名，而自二十岁奔走江南北，月薪常在二百金以外，又知其有赵氏、冯氏之招，若以为不辱也，辞颇嗫嚅。基博笑曰：“君何浅之乎测我也！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何所不足于我乎！”既莅事，祖瑛又虑其才高意广，或不屑意于此也。而基博熟讲勤改，诸生翕服。在职二年，未尝一日旷课。祖瑛则大喜过望，而基博亦怡然有以自得也。每语人曰：“吾从前月薪二百，往往萧然块处，时有遐思，而今则晓口瘡音，自朝至于日中戾不遑，乃益以此收放心焉。於戏，吾知免矣！”自此委身教学，二十二年以来，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学院院长。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徒以二十年来，学潮激荡，长傲纵欲，大师或相诡随以与为亡町畦。而基博所至，则常思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每太息曰：“昔人媚道以干时君，人知其佞矣，而今之大人先生，乃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我其谓之何

哉!”独严气正性，不与诸生为翕翕热。每莅讲堂，危言激论，大声发于座上，时亦杂以诙谐，呻其占毕，多其讯，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说以解。虽持论侃侃，而历小学以至大学，未尝有扞格之学生焉。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闾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而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以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牘，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徵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牘，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道之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湘乡曾广钧读其文而诧叹焉，既则贻以书曰：“吾子上说下教，虽强聒而不舍，然而仆睹子之学必不大。何者？熔史铸子，裁以昌黎，从前推孙渊如有此萌芽，钱竹汀略创轮椎。吾子益运以豪气，扛以健笔，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特惜言皆有物，较空言格律及虚神摇曳者有难易之分。造诣虽宏，徒侣必不能广耳。”南通张謇以文章经济为江南北士流所归重，及读基博文而叹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费树蔚曰：“岂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而謇尤广为延誉，闻者或疑阿私所好，而不知基博未瞻一面、未通一书。兴化李详论文不囿风气，好称子部杂家之学，顾于并世文人少所许可，尤力诋林纾，以谓：“观其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浓巧丽，淫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尽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昔人言王何之罪浮于桀纣，

畏庐之罪应科何律？畏庐既以此得名，可以已矣，而又高论文章，因择举世所宗，又为时贵意旨倾向，复起桐城之焰，鼓以炉鞴，势令海内学子从风而靡，一与其小说等，而其富厚之愿始毕。此仆所为不平！”而独甚推基博，贻书谓：“所重足下者，能多读书而下笔辄古。畏庐僭于豚上，可畏耳！若足下之虎，且相率而辟易。弟自此不敢轻量足下矣！”基博则复之曰：“博生平论文不立宗派，在曩时桐城之学满天下，博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弗愿捶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拙著《古文辞类纂解题》固尝微申厥旨。桐城之文尚澹雅而薄雕镂，而畏庐则刻削伤气，纤秣匪澹，于桐城岂为当行！而气局褊浅，十五六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摭，见之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属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文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然博以为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征其学养。何意畏庐六十老翁，不能宏奖后进，而党同妒道若是！胜我不武，不胜见笑。博苟卓然有以自立，畏庐尸居余气，文章真赏，来者难诬，身后千秋，尚赖博为论定。而畏庐乃必欲穷之于所往，博岂遂为所穷？徒见其不自量耳！当日固以如是，岂在今日，博转欲拾其唾余，借以自重？及畏庐身价既倒，博撰次《现代中国文学史》，平情而论，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更何必加以寻斧，效恶声之必反？故博前日于畏庐不肯降心以相从，而在时移势异之今日，亦不敢助长者张目，作寻声之骂，呵禁不祥。”而于是洋服其有度也。侯官陈衍以文章娱其老寿，年八十岁，称一代宿学，而谓基博曰：“四部之学，以能文为要归，而

文章独以昌明博大为上。题事繁多，而措之裕如者，画家之层峦叠嶂也。后贤可畏，独吾子尔！其徒以简洁幽峭称者，皆力之有未逮，抑或其题之只以止此也。”基博谢曰：“虽不能至，不敢不勉！”基博既以文章教学后生，而著述之刊布人间世者，曰《周易解题及其读法》，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曰《读庄子天下篇疏记》，曰《韩愈志》，曰《韩愈文读》，曰《明代文学》，曰《国学文选类纂》，曰《模范文选》，曰《版本通义》，曰《国学必读》，曰《经学通志》，曰《后东塾读书记》，曰《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曰《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曰《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曰《老子解题及其读法》，曰《骈文通义》。其他散篇，杂见《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新教育》、《清华学报》、《甲寅周刊》、《青鹤杂志》。自署其著书之室曰后东塾，盖读陈澧《东塾读书记》之作而以明窃比之意。题楹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则固有以自信矣。盖商务印书馆出版宜兴张振鏞所著《中国文学史分论》论次之如此。顾基博独自谓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雄厚有余，宁静不足，密于综核，短于疏证。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

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文章只以自娱，而匪以徇声气；学道蘅于自得，而不欲腾口说。不为名士，不赶热

客，刚中狭肠，孤行己意，而不喜与人为争议，人亦以此容之。饱更世患，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长沙章士钊善持政论，有天下大名，而基博则规以书曰：“昔人连称名德。名者公所自有，德则愿以交勉。独念民国肇造，谈士蜂起，尚集权，则兆洪宪之帝政，言联邦，又启强藩之割据。民亦劳止，汔欲小休。而文士之笔杆，乃与武人之枪枝，同恶相济，祸国殃民。然后知诸葛公‘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为高识。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倘少主张，即少纷纭。公热心人，愿献此一服清凉散！”盖素所蓄积者然也。与物无竞，而律己则严。年二十六岁，入进德会。会之成立，其大旨以革命必先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者八不，降杀以次至三不者为末级。而基博则卑之不敢高论，只以不吸烟、不赌博、不狎妓、不纳妾四事自约敕。其署名之发起人曰吴敬恒、蔡元培，其徽章为白银心，悬当胸：银以征其纯洁，心以警其良知，蕲于精白乃心而已。当日以大力者登高之呼，而纷纷藉藉者胥以入会为荣，迄今二十四年，而澹与相忘于无何有之乡。诸公衮衮，纳妾者不可以仆数，其他细德出入更无论矣。独基博齷齪小儒，乃不敢犯戒耳。每谓：“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而今之所谓名流者，亦既流宕忘返，骛名而不课实，言满天下而有遗行，适见其为小人之的然而已。吾畏之远之而不欲接之。”瞻顾朋侪，独多君子。自以为节性之和，不如太仓唐文治；制行之谨，不如同县顾倬；治事之勤，不如上海王宝仑；识度之渊，不如同县徐彦宽；学问之密，不如慈溪裘毓麟；而文事则差有一得之长。人固不易知，自知亦未易也。弟基厚，少相狎，长相爱，

同居数十年，砥行论学，往往面争至发赤，而未尝言财产。顾基博性急不耐事，基厚常以知计宽之。基厚治事精整，服劳地方，内苦其心，而不求谅于人。而基博则肆志为文章，以有闻四方。行事不同，而兄弟相戒，勿取非分之财，勿好不虞之誉。世极其变，我践吾常；世肆其乱，我养吾和。抱朴守醇，毋汨其性。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云！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四年四月十日，钱基博自述。

（辑自民国三十二年五月钱基厚著《孙庵年谱》）

今日之国学论

（一）国学正名 （二）国学之两主义

（三）言国学者以何种主义为宜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呜呼，此今日学者之大患也！《易·系辞》不云乎：“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此“穷神知化”，所以称“德之盛”也。今夏杜门侍亲疾，里子弟不废学，请业者踵至。因为讲说，发难树义，亦欲以究切情要，针砭时弊。班固有言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宁独见于汉世哉！于是董理厥指，条为三事：一曰国学正名，二曰国学之两主义，三曰言国学者以何种主义为宜，著于篇，为成学治国闻者考鉴焉。大雅君子，尚哀吾意！

（一）国学正名

必先知“学”之涵义，而后可与言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 按“学”之为言“觉”也。^①“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蒙未知。譬

^① 《说文·教部》：“斆，觉悟也。从教门。门，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

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辨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干《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荀子·劝学篇》）惟“觉”斯征“学”，惟“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数”之辨。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①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辨者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此不知“义”与“数”之辨者也。呜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辩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巧，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詎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

^① 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

度、训诂、书数者，荀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徒说，逐于数也。虽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见《荀子·劝学篇》）此“觉”与“不觉”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 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他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雍，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己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诃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舛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弛弛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浸以放废。于是“家肄右行之书，人诃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亦既可睹：

衡政，则民治徒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学生自名天骄，横流所极，纪纲何存！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一国之心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

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

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诰于国曰：“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渎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隳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倘一国之人，自上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转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倘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颂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浹肌沦髓，深入